

科学传播与戏剧艺术的结合

——北京自然博物馆 & 台中科博馆戏剧式教育活动之比较研究

郑 钰¹ 黄钊俊² 张宏彰²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 100050)¹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台湾台中 40419)²

[摘要] 本文应用戏剧学相关理论, 分别对北京自然博物馆与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展的戏剧形式教育活动进行了介绍, 并选取代表性项目作为案例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阐述了两所场馆同类型活动的开展情况、人员管理、运营方法、创作理念等方面的异同点, 探讨博物馆运用戏剧手段进行科学传播活动未来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戏剧式教育活动 北京自然博物馆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 G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 (2014) 01-0067-10

Science Communication with Theatre Arts: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Theatr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BMNH and NMNH

Zheng Yu¹ Huang Zhaojun² Zhang Hongzhang²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eijing 100050)¹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aichong Taiwan 40419)²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theatre art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theatr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at typical projects the article researches and analysi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atus, people management, operation mode and creative ideas, etc. The advices for the theatre education activities is discussed, also.

Keywords: theatre education activities;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CLC Numbers: G2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 (2014) 01-0067-10

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科技类场馆, 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特色是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除了提供社会大众休闲娱乐之外, 还必须

顾及传播知识的使命。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 西方国家强调“知识为全民所共享”, 博物馆的角色与重心从收藏展示转而重视教育的理

收稿日期: 2013-09-11

作者简介: 郑 钰, 北京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策划与研究工作, Email: zhengyu@bmnh.org.cn;

黄钊俊,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组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科学教育策划及研究;

张宏彰,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组教师, 主要从事科学教育活动执行。

念及目的。直至科技类博物馆或“科学技术中心”大量增建以后，注重全民科学教育，强调快乐中的学习，就几乎成为博物馆的代名词，而社会公众也更加期待博物馆的设施能发挥更多娱乐及教育的功用。由于博物馆中观众差异性大，因此需要提供给观众不同的信息输入方式，使用各种感官模式、不同种类的刺激，以吸引更大范围的学习者。

1 相关概念及背景

西方博物馆研究论著早有博物馆戏剧(museum theater)一词，其内容包含了博物馆中不同形态的表演方式，即指的是具有戏剧成分或与之关联的教育活动类型^[1]。而博物馆戏剧法(museographical dramaturgy)一词也见诸相关文章，指能把零碎的、解体的、杂乱的博物馆展示物联系起来，不独展示独立展品资料，更展演展品背后的意念与故事^[2]。而同时，“museum theatre”也被译为“博物馆剧场”并有部分业者围绕其进行博物馆剧场教育的研究^[3]。可见，目前业界对于博物馆戏剧式教育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据此本文结合之前西方的相关理论与自身实践感悟，将博物馆戏剧式教育活动理解为：包含了戏剧语言、服装、动作、布景等元素，结合舞蹈、音乐、灯光、音效等手段，运用木偶、人偶、光影等形式，达到进行博物馆知识传播目的的特殊形式的教育活动。

根据演出者与观众的身份区别，可以将博物馆戏剧活动划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前者指的是观众与演员泾渭分明，台上台下互无影响与交流；后者指的是观众是演出的参与者，是演出的一部分。在过程中，演员力图缩短与观众之间距离，观众与演员时有互动，因此舞台与观众间产生新的关系，以戏剧的方式进行学习以达成博物馆教育的目的^[4]。

目前国内外博物馆包括科学场馆、科技馆在内，开展的戏剧式教育活动主要包含戏剧演出、科学演示、戏剧式解说和与观众互动等多种形式。

戏剧演出多有舞台(或演出环境)、剧本、角色分配、对白、故事情节，大多需要服装、灯光、舞台、音效的配合。该类表演多属于封闭式。

科学演示的目的在于配合本馆展示内容，运用简单的标本、模型、仪器等，透过轻松活泼的实验过程及解说，对观众阐释一些有趣的科学原理与现象。剧本、情节、舞台、灯光等戏剧元素并不过于追求。这一类表演兼有封闭式和开放式。

戏剧式解说则主要指的是在导览讲解过程中，以情境营造、角色扮演、特色服饰等戏剧化的表现手段来体现所要介绍的讲解内容。包括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解说。与观众互动相对比较重要。这一类表演也同样兼有封闭式和开放式。

与观众互动的戏剧式教育活动，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方式。多以人物(动物)扮演的方式，通过交谈、提问、对话等形式与观众进行互动活动，观众亦成为戏剧的参与者，因而可称为有观众参与的演出。这一类表演以开放式为主。

可以发现，博物馆开展的戏剧教育活动特点可以归纳为：知识性、娱乐性和互动性。

戏剧式教育活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激发观众想象力和开展探索式的学习。以展厅导览解说为例，有设计、有目的地采取戏剧化语言对展厅讲解内容进行艺术化加工，并采取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加以诠释，便成为博物馆解说领域的新尝试。博物馆中的戏剧式解说这一类型戏剧式的教育活动设计，注重观众需求，给予公众自行发现答案的机会，在戏剧演出过程中及结束后向观众提问，与观众互动由观众自行寻找答案。戏剧是提供给观众的诠释工具之一，而不是提供传统的解说词，更不是为了让观众接受特定的结论。这一手段不仅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更能使展示的内涵充分得以彰显，在处理具有较大争议性的主题上尤其具有一定意义。另外，博物馆戏剧式教育活动往往注重展现过程、表现实际现象和客观故事讲述，观众由此开展深刻的思考、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

习, 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思维, 这一过程对于帮助公众进行探索式学习, 以及进行建构主义式的学习, 均不无裨益。

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欧美博物馆由人员进行的解说服务, 增加了许多表达方式, 例如: 诗词、戏剧、偶剧、音乐及舞蹈等视觉艺术的诠释方式。在英国, 1994 年已有约 447 家博物馆采取了戏剧式解说这一教育方式。在美国, 从 1926 年起, 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户外博物馆以戏剧化的方式复原 18 世纪美国殖民时代生活, 每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观众; 而明尼苏达科学博物馆, 6 个月的演出季中共有 15~20 出戏剧轮番上演, 更是在戏剧式解说上占据领先的地位^[4]。

2 台湾科博馆开展戏剧展演活动情况

2008 年 2 月, 本文第一作者接受中国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邀请, 前往进行博物馆专业教育方面的调研和交流。并自此开始更多关注与台湾博物馆界的往来学习。在此过程中发现, 该馆各类型戏剧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早已为台湾全岛公众所喜爱和追捧。对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 了解该馆这一类型活动的运行现状, 不啻为寻找到帮助大陆博物馆开展相关工作顺利起步、加快发展的一条捷径。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自 1986 年科学中心开放, 科学演示即以表演方式和观众互动。从 1989 年起, 每逢寒暑假或节假日时常设计及安排不同内容、类别或形式的戏剧表演活动, 该馆习惯性将之称为“展演活动”^[5]。该馆教育部门专业研究人员将博物馆内的表演活动定义为: 利用展示物件或与展示相关的物件, 由博物馆教育人员以讲解或表演方式传达相关知识, 达到与观众互动的教育活动^[6]。

台湾科博馆的展演活动主要分为常态性活动和不定期活动两种。常态性活动包括“科学演示”和“剧场教室”两项。“科学演示”在展场内采用简单仪器、模型、道具等由教育人员实际操作、解说与示范, 每周二至周日举行, 每天 5 场次, 每次约 30 分钟。“剧场教室”在固定的教室中进行, 采用各种视听设备并结合生活实物、标本、模型、图表、复制品及实验器材等由教育人员操作讲解特定主题。目前为止该活动共有 6 个主题、18 个教室, 共计 42 种课程, 每次活动可供 30 名观众参与, 每场次约为 30~40 分钟。负责解说的教育人员在过程中不时与观众问答, 配合观众理解程度适时调整, 以生动活泼的解说方式来传达科学概念^[7]。

不定期展演活动更趋向于舞台表演、戏剧式解说和与观众互动的形式, 由科博馆教育人员在工作中发展而来, 并逐渐茁壮。

表 1 科博馆 1989—2012 年展演活动统计表

活动时间年	历时	配合展览	戏剧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1989—1990	2 个多月	月球展示	科学实验小剧场“月球探秘”	户外及多媒体剧场
1991	10 天	恐龙展示	恐龙大选活动“政见发表会”	多媒体剧场
1991	2 个月	台湾社会性昆虫展	蜜蜂舞	户外广场
1992	3 天	环境保护与生态	黑光剧场“环保篇”	多媒体剧场
1992—1993	1 个多月	恐龙展示	黑光剧场“戏说恐龙”	多媒体剧场
1993—1996	近半年	物理展示	科学“魔术剧场”1、2、3	多媒体剧场
1995	4 天	中国科技展	人物对话“中国科技各说各话”	多媒体剧场
1995	3 个月	巨虫公园特展	纸影戏“昆虫秀场”	多媒体剧场
1996	1 周多	恐龙展示	偶剧秀“恐龙再现”	多媒体剧场
1996	1 个多月	寒武纪大爆发特展	活动剧坊“寒武纪趣谈”	馆内展场空间
1997	近 2 个月	物理展示	科学魔术“魔术剧场”4	馆内展场空间
1998	近 4 个月	乌龟特展	偶剧秀“一言难尽”	多媒体剧场
1999	4 个月	虫虫总动员特展	4 出独幕剧	展场内不同区域
2000	近 2 个月	与龙共舞特展	中国恐龙西游记	多媒体剧场
2000	2 个月	埃及特展	拜访古埃及	椭圆形广场
2001	2 个月	与龙共舞特展	中国恐龙西游记	多媒体剧场

续表 1

活动时间年	历时	配合展览	戏剧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2002	1个月	南岛语族展区	那鲁湾嘉年华	馆内展场空间
2002	3个月	大熊猫特展	熊猫偶剧秀	多媒体剧场
2002	2个月	恐龙展示区	中国恐龙西游记	多媒体剧场
2003	2个月	印第安特展	寻找印第安勇士	椭圆形广场
2004	4个月	苗族特展	苗族芦笙舞	椭圆形广场
2005	1个月	鸡年特展	黄鼠狼给鸡拜年偶剧秀	多媒体剧场
2005	3个月	外来种特展	科博之外来分子偶戏表演	多媒体剧场
2006	2个月	展示区	科博动物嘉年华游行	馆内展场空间
2006	2个月	咬牙切齿特展	原来如“齿”偶戏表演	多媒体剧场
2006	4个月	力鼓百合特展	鲁凯族生活体验	屏东县雾台乡
2006	1年	剧场教室	入侵红火蚁	剧场教室内
2006	2个月	展示区	“鸡妈妈梦游仙境”偶戏表演	多媒体剧场
2006	1个月	生命的律动特展	戏剧演出及导览《偶说故事》	展场内
2006	1个月	兵马俑特展	秦俑兵器体验活动	展场内
2006	1个月	兵马俑特展	“耶稣兵马俑”创意造型走秀	椭圆形广场
2007	3个月		甲虫秀《虫心开始》	多用途剧场
2007	1个月	兵马俑特展	兵马俑闯关	椭圆形广场
2007	2个月	展示区	戏剧秀场研习	科学教室二
2007—2008	7个月	大洋洲展	3出手偶解说	展场内
2008	例行解说	大洋洲展	手偶解说	展场内
2009	2个月	展示区	苗家斗牛闹新春	展场内
2011	7个月	展示区	戏剧诠释教案	科学教室二
2012	2个月	展示区	动物嘉年华活动	馆内展示区
2012	全年	展示区	戏剧诠释教案	科学教室二
2012	1个月	赛德克特展	赛德克巴莱布袋戏	展场内

笔者选择 1999 年《虫虫总动员特展》展演活动，以及 2007—2008 年《大洋洲展》展演活动为例，对两者背景情况做较为详细的介绍说明。

《虫虫总动员特展》的展演活动开始于 1999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月 7 日展览结束。展览中除展板外，主要展示品有 5 组模拟昆虫动态的巨大机械模型。该展览以学龄儿童为目标受众。科博馆与台湾童颜剧团合作，配合特展主题内容制作儿童剧的演出。工作人员由科博馆和童颜剧团分别招募训练在校学生担任。由在校学生担任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从 1999 年这次活动开始。

演出的工作人员通过投递简历方式报名，经过面试、口试、肢体表现、临场反应等考核，最后实际聘用 32 位学生。这 32 位学生要通过的训练课程主要是：（1）暖身与信任感活动；（2）肢体开发表演训练；（3）发声方法、声音与表情、台词与专注力；（4）肢体想象力；（5）剧本的分析与导读；（6）彩排

演练、彩排演出及结训演出等课程。训练为期 10 天，每天 10 个小时。

这次活动由舞台表演和戏剧解说两部分组成，并重视与观众的现场互动。做法为，解说人员身着戏装，扮演剧中的某一角色，配合特定展品及现场灯光音效，进行某一出独幕剧情境演出，时长大约为 10~15 分钟，然后再以团体游戏方式或针对展场中昆虫模型进行导览解说，与观众进行即时问答互动。每一场次总共约 20 分钟左右。

该活动共设计 4 出独幕剧，内容分别为：

（1）我们一同走走看：大蝶与小蝶两个角色为配合放大 90 倍的柑橘凤蝶幼虫模型及放大 60 倍的螳螂机械展品而设计，介绍昆虫不同功能的足及蝴蝶的羽化过程；

（2）昆虫躲猫猫：枯叶蝶角色为配合放大 30 倍的扁竹节虫机械展品而设计，介绍各种昆虫伪装的策略；

（3）比武招亲：母独角仙角色为配合两只放大 40 倍的公独角仙机械展品而设计，介绍

鞘翅目昆虫争斗的不同原因及生活型态；

(4) 飞行狂想曲：小蝗虫若虫角色为配合放大 60 倍的沙漠蝗机械展品而设计，介绍书中昆虫飞行的情况。

另外安排了两位昆虫博士的角色，以作为机动的人力补充，并可以随时根据现场观众反应做出相应的变通和引导。

依据剧本角色设定，该案例的展演部分及解说部分均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并在表演结束后以昆虫身份与观众进行互动。

2007 年，大洋洲展开幕，该展览完整介绍大洋洲的自然历史文化民俗等，为了配合该展览，该馆教育部门连续推出 3 出剧目，分别为《刘其伟探险大洋洲》、《库克船长探险大洋洲》、《偶来啰所罗门》，3 出剧目分别制作了 3 个手偶作为演出的主要角色，分别是探险家刘其伟、传说中的海盗库克船长以及名叫所罗门的土著小姑娘。以《偶来啰所罗门》为例，戏剧解说设计由所罗门美女布偶 Gelina 担任导游，她带领观众航向美丽的太平洋，寻找美拉尼西亚中的所罗门群岛，除了认识著名的贝珠钱如何制作，还邀请观众参加当地的婚礼，担任新郎新娘的亲友团，甚至还有机会穿上以贝壳精心制作的新娘礼服，一起体验所罗门婚礼中有趣的民情风俗。该活动举办时间长达 3 个月，每周六 11:00 及 14:00 展演；活动时间约 50 分钟。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展演活动还增加了英文版本。《大洋洲展》的展演活动属于戏剧解说形式，但也体现出观众参与表演，成为演出的一部分的特征。

基于长期不断地开展博物馆戏剧活动，台湾科博馆相关研究工作亦形成气候，并有一批成果介绍文章和专业性研究论文问世。比如《博物馆的展演与其理念》（许功明，1998）、《自然科学博物馆展演活动之类别探讨》（黄钊俊，1998）、《自然科学博物馆剧场教室设计原理》（张淑智，1998）、《魔术师的袋子里有什么？——记科学工艺博物馆开馆巡回亲子活动》（曾瑞莲，1998）、《台湾的创造性戏剧教育之新取向》（蔡惠真，

1995）等文章。现如今，该馆教育部门陈慧玲助理研究员正在致力于进行专门的博物馆戏剧创作、组织和研究工作。陈慧玲女士具备法国戏剧专业学习背景，创立英文“偶说故事”戏剧演出模式，另外例如《大洋洲展》的 3 出手偶剧式解说等一系列戏剧式解说活动即由其负责策划和主导完成。

根据对科博馆往年展演活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以及对于科博馆近年来所举办活动的现场观摩体验，可以归纳以下特点。

(1) 由围绕常设展览开展转变为配合特展举办

台湾科博馆的展演活动，其产生源自教育人员丰富展场活动的目的，因而多以常设展览出发进行设计制作。而后随着经验不断丰富和积累，开始更多地配合特展进行制作。

(2) 项目历时长，场次多，影响周期长

活动伴随展览周期延续多长达 2~4 个月时间，并且演出场次较多。例如活动剧坊《寒武纪趣谈》，每周日及节假日每天演出 4 场次；而《虫虫总动员》的 4 出独幕剧《我们一同走走看》、《昆虫躲猫猫》、《比武招亲》、《飞行狂想曲》在展览 4 个月时间里，于开馆日每天上下午各演出 8 场次。其他的展演活动也基本都保证在每天 4 场次左右。

针对戏剧表演活动的准备和执行花费人力物力巨大这一特点，一出剧目一旦推出上演，增加演出场次和时间，无疑能够充分实现该活动的社会价值。

(3) 由剧场演出转变为以展场为舞台

前期多数演出的地点在多媒体剧场。多媒体剧场内设阶梯式座位约 250 个，前方有舞台，可利用幻灯片及灯光音效等增强演出效果。

后期的演出活动和导览解说开始引入展示区域及特展展场。剧场进行的展演活动更多偏重于戏剧式教育活动，而走进展示区域后开始转变为戏剧式解说。这一改变无疑对于降低制作成本、缩短准备时间、减少工作量、加快该项活动周期运转等具有极大好处。例如在角色设计上，进入展场后角色的安排更为简单鲜

明,《大洋洲展》的3出手偶解说,讲解员与其操纵的手偶相互配合纵贯全场,不但表演更为机动灵活,也极大地减少了人力的消耗。

(4) 戏剧式教育活动呈现“封闭”与“开放”的大融合

前期以剧场演出形式为主,纸影戏、偶剧秀、黑光剧场等演出均安排主持人进行旁白,解说角色人物的故事进程。形式多以封闭式为主。至今则形成剧场演出、科学演示、戏剧式解说、观众互动并重的局面。“封闭式”和“开放式”的各类型戏剧式教育活动为科技馆日常活动带来大融合的繁盛景象。

(5) 集科技馆工作人员、专业剧团、义工、志工之力而成

经过二十余年摸索和发展,科技馆的戏剧活动由前期教育人员独立完成,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与专业艺术剧团合作完成的成熟化制作。因为与台湾社会艺术团体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已形成共同创作戏剧活动的模式。通常科技馆提供展览相关资讯和要求,或提出剧本大纲,由社会演艺团体负责完善,并由科技馆委托演艺剧团派出合适的编剧、导演、舞台、服装等专业人士担任专业性的工作。演出人员由科技馆安排和提供后,也会经由演艺团体进行专门性的指导和排练,从而保证演出的专业水准。

科技馆拥有强大的志愿者队伍,由完全无偿服务的志愿者、领取一定薪酬的工读学生和以社会实践锻炼为目的的实习学生共同组成。

这些志愿服务人员和博物馆的教育人员成为博物馆戏剧展演活动的主要力量。

(6) 形式多样,主题丰富,内容涉猎范围广泛

纵观科技馆二十余年戏剧式教育活动发展历程,从早期的科学实验小剧场、黑光剧场、魔术剧场,到纸影戏、偶剧秀、独幕剧,到近几年的手偶解说,尝试了各种形式的演剧方式。而其配合的展览主题更是包括了天文、古生物、动物、昆虫、生态环境、物理、科技、地理等各个领域。围绕这些主题,引导观众对宇宙空间进行探索、了解恐龙的兴衰史、从模拟昆虫的行为掌握其中的规律、聆听历史上科学巨匠们的争论了解中国的科技进程、与来自大洋洲的小女孩交谈以认识一个陌生国度的自然文化和历史等。

3 北京自然博物馆戏剧式教育活动情况

相比较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台湾港澳地区而言,我国内地博物馆开展戏剧形式教育活动尚属于起步阶段。据了解,目前在大陆地区博物馆,将戏剧化的手段引入博物馆科学传播和教育活动中进行大胆尝试的已经出现,但长期进行并形成一定规模,并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尚为数不多。

北京自然博物馆自2007年开始即在教育活动中导入戏剧化元素,配合陈列、特展的开幕举办人偶剧、话剧等戏剧演出。至2013年为止,已举办多次戏剧式教育活动。

表2 北京自然博物馆2007—2012年戏剧活动统计表

活动时间年	历时	场次	配合展览	戏剧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2007—2008	2个月	3场	《植物世界》陈列	偶剧《小豆丁梦游奇遇》	3D剧场
2008	1个月	2场	《贝加尔湖科考成果展》	话剧《小白的故事》	3D剧场
2009	3月余	30多场	《达尔文》特展	戏剧解说《达尔文的科学人生》	展场内
2010	2个月	7场	博物馆之夜活动	开场短剧及展厅参观环节	展场内
2012	2个月	7场		《鱼类运动会》 《地球妈妈生病了》	植物展厅
2012	12月21日	1场	“对阵世界末日”特别活动	《世界末日》	4D剧场
2012—2013		12场	日常;博物馆之夜——戏剧周	《小白的故事》	4D剧场
2013	7—8月	3场	博物馆之夜——戏剧周	《小蝌蚪找妈妈》	4D剧场

为了配合植物展厅改陈,2006年年底,植物展厅项目组开始筹划开幕期间的宣传工作和相关教育活动。项目组讨论后一致决定,创作并推出一台舞台剧使其成为开幕式上的亮点。

2007年春节期间,北京自然博物馆3D影院上演了一出卡通人偶剧《小豆丁梦游奇遇》。

2007年,为配合“贝加尔湖科学考察活动”展览开幕,北京自然博物馆推出了5幕话

剧《小白的故事》，该剧根据此次科学考察队伍在贝加尔湖亲身经历的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一只名叫小白的刚出生的淡水海豹在2007年初春的遭遇。

2009年，为配合《达尔文展》，展览期间推出以《达尔文的科学人生》为题的戏剧解说活动。以展场解说词为主要依据，部分道具更借用了与展览有关的标本、文件复制品、模型，全程在特展展场进行，所以可以称为更确实意义上的博物馆戏剧式解说。进行过程中，一直保持与观众进行随时的互动与交流，多采取反问、设问的形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境当中。

2010年暑期，该馆举办“博物馆奇妙夜”活动，活动开场短剧及展厅导览参观环节观众互动式表演都是首次运用。开场短剧讲述一个小女孩睡梦中夜探博物馆的奇妙经历，拉开活动的序幕。展厅参观活动环节则安排了观众互动式表演，根据讲解内容、展厅环境及展示特点设计了戏剧角色为观众做或长或短的戏剧式表演。

2012年，该馆志愿者创作了《鱼类运动会》、《地球妈妈生病了》两场戏剧演出，以展厅环境作为表演场地，分别向观众介绍不同种类鱼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以及向观众传达环境保护、爱护生态的主题。年底在“对阵世界末日”特别活动中，演出了小话剧《世界末日》。

2013年，该馆开办第一期幼儿表演培训班，聘请中国儿童艺术剧团专业演员担任授课教师，对培训班11名5~8岁的儿童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专门培训。同年7、8月，配合该年度“博物馆之夜——戏剧周”活动，演出新编4幕科普剧《小蝌蚪找妈妈》，重新演绎了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重点解读了两栖动物完全变态的发育过程。与《小白的故事》一样，该剧也将在自然博物馆做持续性演出。

经过数年的实践摸索，该馆教育人员开始重视对活动进行效果追踪和专业研究。活动期间发放观众调查问卷，根据观众反馈信息及时对后期演出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该馆从事博

物馆戏剧活动的教育人员开始就博物馆科学教育与戏剧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和研究，著文进行探讨和总结，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小舞台》(郑钰，2009)、《与达尔文一起的日子》(李莉，2009)、《戏剧艺术与科普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与思考》(郑钰，2011)。

总结北京自然博物馆戏剧教育活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可以归纳特点及现状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 依托展览展陈内容，并开始在特别活动中被灵活运用

《小豆丁梦游奇遇》以《植物世界》陈列为依托，在解说词和台词上，以展览展示关于植物生长、史前生物环境、地球环境保护等为主要线索进行编写。在角色设计上安排的“小豆丁”这一主要卡通人物，即为《植物世界》展厅唯一卡通形象，该形象出现在展厅内的电子触摸屏及展板上，并且印制在展览纪念品上。

《达尔文的科学人生》也是以《达尔文展》作为内容的基础，以讲述达尔文热爱自然、钻研科学的一生为主要线索。

在“博物馆之夜”活动中，戏剧手段被加以灵活运用，人物更简化、台词更精简、出场更随意，不拘泥于过去舞台演出的严谨和完整要求，营造该项夜间活动离奇玄妙超越时空的氛围，从而引人入胜。

(2) 活动由博物馆教育部门担纲，执行人员以志愿者为主

该类型活动初始阶段由博物馆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活动的策划和准备，包括剧本编写、人员组织、现场导演、场地布景、灯光布置、音响调度等各项工作，到2008年《小白的故事》上演，主要策划和准备工作仍然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负担，但开始正式将志愿者作为主要演出力量。2009年，随着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组建及完善，《达尔文的科学人生》、《鱼类运动会》、《地球妈妈生病了》均加大志愿者的参与力度，志愿者不但作为演出者，也开始参与剧本编写等其他岗位工作。可以说，在该类型活动日臻成熟的今天，志愿者已经成为该活动最重要的执行力量。

(3) 已出现集舞台演出、戏剧式解说、观众互动表演多种形式

《小豆丁梦游奇遇》、《小白的小故事》都是在剧场进行的有剧本的舞台演出,演员的内容解说、对白、肢体表演以及和观众的互动,都是在舞台上进行,与观众有台上台下之分,解说内容和流程也必须按照剧本所编写的情节来进行,属于话剧演出的形式。

从《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表演开始,演出场地挪至展厅内进行,主讲人在引导观众进行顺序参观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进行解说词的讲述,在场景中也出现了对某部分展览内容用戏剧表演进行诠释的形式,已属于戏剧式解说。

“博物馆奇妙夜”采用展场观众互动表演形式。戏剧角色在小朋友参观展厅的过程中出现,按照剧本编撰以第一人称进行表演,有的陈述自己经历重大发现的过程,有的介绍自己在进行何种科学研究工作,有的提出问题与讲解员和观众互动,有的则为小朋友们布置学习内容。根据活动调查问卷回收后的效果反馈情况统计,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和家长对于在展厅参观过程中加入戏剧化方式非常欢迎,认为比单纯地由一位讲解员以第三人称进行全程解说要更具亲和力和趣味性,也更能凸显夜间特别活动与日常讲解不同的区别,更彰显其浓厚的休闲娱乐性。

(4) 开展戏剧式教育活动已初步形成长期性态势

2012年暑期,该馆志愿者团队创作表演《鱼类运动会》、《地球妈妈生病了》。当年9月开始,《小白的小故事》经过调整后重新上演,至2013年底共演出12场次。根据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门工作计划,策划开展戏剧式教育活动已被纳入未来部门重要工作之一。

4 两岸博物馆比较之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台湾科博馆与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戏剧式教育活动现状及特点的调查,对比两个研究对象活动流程、人员及事项管理、运作模

式、效果研究等方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流程管理方面,台湾科博馆更加缜密
 台湾科博馆基于二十余年长期的不断实践、总结与完善,其戏剧式活动已臻成熟,形成一套完备的流程系统。

从明确活动举办开始,馆方对于演出、地点及剧本产生方式即有明确原则出台,之后或敦请外聘导演和选择合作社会剧团提出明确要求,或安排确定负责的人员,之后开始进入剧本创作修改、舞台及硬件准备、角色制作、辅助工作、人员招募及训练、演练及调整,直至活动开始剧目上演,包括演出进行期间的观众调查、问卷收集、信息统计分析、编撰调查报告等后期的演出成果总结。均已形成完整齐备的流程化作业。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戏剧式教育活动从无到有只有短短5年时间,因而其完备的体系尚未建立,在该项活动进行过程中,活动负责人多依靠感觉及有限的经验安排各项工作的进程,因此经常出现各步骤脱节或者错位的现象,比如演出地点、硬体设施的准备工作滞后于演员招募,甚至影响演出的排练工作。加强活动的项目运营管理意识,合理安排各项进程,早日建立该类型活动的完备流程体系,是提高活动执行力的关键。

(2) 馆内各部门合作方面,台湾科博馆相对联系紧密

博物馆开展戏剧教育活动,不是单单凭一个教育部门的力量所能完成的,需要各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方面,台湾科博馆无疑又先行一步。该馆的展览部门、研究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对于一个展览来说,从展览策展阶段开始,教育人员即已介入其中进行开展后的解说、活动、服务等准备工作,包括专业知识的准备整理,到面向不同观众群开展各项活动的策划准备,从而能够在计划之初,就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构想。另外,这一形式需要主讲人或表演者对展览主题和相关内容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往往需要就展览所触及的专业领域做比一般讲解更加深入的探究和思考,才能达到深入浅出或是厚积

薄发的效果,这时,博物馆科研部门的专门研究人员就需要应教育人员的需要,为之提供所需要的丰富的讯息和资料。除此之外,展览展示部门、志愿者管理组织甚至博物馆后勤保障部门都需要为该项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为之提供所需的人、财、物等方向的保障。

北京自然博物馆相关活动的专业知识水平主要还是由部分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承担和把握,因而现今已有的剧目尚显趣味性有余,而知识性、科学性不足。未来的戏剧式活动推行发展的过程中,北京自然博物馆教育部门需要充分调动科研部门的热情与参与意识,以提高活动的知识性、科学性水准,并争取博物馆其他有关部门更加有力的支持与配合,保障该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3) 舞台设计及服饰配备方面,台湾科博馆相对简单易行

研究台湾科博馆近几年的项目可以发现,为了演出活动更便于执行,教育与休闲的目的更便于实现的目标,活动的场地选择、情景转换、剧本角色设计以及服装道具选择以简单易行为宗旨。多选择小型剧场或展场空间进行;角色精简到一二个,例如《大洋洲展》的3出手偶解说,仅有讲解员和手偶两个角色且由一人担纲完成;服装道具日益简化,仅以标志性装饰能够具有角色身份的突出特征为依据,例如使用头饰、配饰或者手持器具来表明角色身份;剧本表演时长多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且情境转换相对简单。

北京自然博物馆有的活动设计仍存在庞大繁杂的弊病。例如早期小豆丁剧目的人偶式服装,因为设计制作缺乏经验几乎成为演员的噩梦;再如戏剧解说《达尔文的科学人生》,剧目安排了达尔文的妻子一角,该演员需要提前1个小时开始进行装扮,从头饰、化妆到服装,而上场时间有限,且台词很少,对于表现该剧达尔文追求科学的精神主旨的作用有限,仅能够引起观众的好奇和新鲜情绪。

另外,对观众持续关注度的相关研究显示,展场环境下观众的持续注意力仅能维持30~40分钟,而儿童的注意力则更加难以持

续保持。所以有的戏剧活动时长相对偏长,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演出的最终效果,短小精悍、简便易行的模式是场馆戏剧活动生命力得以延续的保证。

(4) 人才储备方面,台湾科博馆有充沛专门人力资源

因为有强大的自有志愿者组织,以及与社会艺术团体具有长期合作关系,台湾科博馆计划进行戏剧活动的时候,可胜任的演员人选和专业工作人员足以满足其需要。因为长期的演出活动均实行演员培训机制,因此每次活动无形之中积累了大批的具备一定表演技能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原本就由博物馆志愿者组织而来,不会存在大量流失的情况,可以长期为博物馆的同类活动提供人力支持。另外,专业的演出团体也更多参与到博物馆的戏剧演出活动中,目前科博馆执行某些项目时,会采取从剧本创作到演员挑选、演出准备等流程完全交由社会艺术团体完成的模式,更加能够确保科博馆戏剧活动得以顺利举行。除了博物馆外围的人力资源之外,科博馆教育部门内部也有兼具专门戏剧专业背景和博物馆教育专门经验的人员可以胜任活动主要负责人一角,且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摸索,该馆教育部门精通各类型戏剧活动的也大有人在。

相比较而言,因为该项活动的实践经验有限,北京自然博物馆自身员工中能够从事戏剧式活动相关工作的人才尚缺乏。目前志愿者团队主要成员约40人,因为招募的岗位多为讲解员,且缺乏专业培训和实践经验,因此能够胜任戏剧活动演出的人员极为有限,极大地限制了该馆在教育活动中加大戏剧活动分量的可能性,也使得该项活动的专业性水准难以保障。

(5) 理论研究方面,台湾科博馆专业研究成果更为深入和丰富

博物馆领域内有关教育所进行的专门研究,台湾一直紧跟世界同行的脚步,因此在其二十余年博物馆戏剧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该馆的专业研究人员不断地对其进行经验总结和效果研究,并积极引入西方戏剧理论、西

方教育学的前瞻研究成果以及西方传播学的最新理论对该项教育活动进行阐释和研究。譬如结合西方学者的教育理论为该活动进行定位,结合戏剧教育探讨其在博物馆实施的可行性,结合管理学理论分析该项活动人力资源管理正确方法,等等。这些研究综合各学科理论与博物馆教育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该项活动的社会性效果,增强运行流程的效率,完善活动的组织管理。

在这方面,北京自然博物馆则体现出其工作实践远远快于专门性研究,相关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该项活动存在运行管理上的缺陷不能及时解决,艺术性与科学性结合的力度掌握存在偏差,活动的教育意义与娱乐性难以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进行探讨和思考,因此博物馆戏剧活动的开展略显后劲不足。

综上所述,在未来,科普场馆发展壮大戏剧式教育活动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按照项目管理模式,实行专案管理

对于博物馆而言,馆内常态性的教育活动复杂程度较小,环境变动也相对较少,按照日常作业模式运作即可。而特别活动则适合按照项目制来进行运作,比如建立专案小组,相关部门指派人员参与,合理处理活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理论上说可以达到加速信息流通,减少甚至完全避免处理时效上的拖延。

(2) 加强与专业人士合作联系,保证专业性

博物馆引入戏剧化形式到教育活动中,专业门槛之间的落差必不可免。鉴于客观条件所限,可以尝试首先引入专业表演团队任职人员参与,给予该项博物馆戏剧活动以基本专业方面的保障。

(3) 重视参演人员培训机制,建立自身人才储备

非演出机构呈现给公众的艺术化创作,同样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重视在活动过程中对演员等专业人员进行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培训,无形之中为博物馆的活动储备了必不

可少的人力财富,也是提高博物馆戏剧活动艺术化水准的保证。而与艺术类院校加强联系,从中招募博物馆志愿人员,也是博物馆开展戏剧活动有力的人员保证。

(4) 搜集受众意见反馈,加强效果分析

在项目运营模式下,专案小组需要专门通过及时搜集受众反馈信息,回馈至场上演出人员后,再回到活动规划者以形成一个循环的过程,教育人员需要对活动成效做评估,直至活动结束为止。

博物馆与戏剧乃两个不同的元素,因为两者在教育方面有共同的目标与成果,而使两者的结合浑然天成^[8]。

博物馆采用艺术形式服务于科学传播活动,成为科学知识传播多元化的一个途径,是博物馆未来教育活动发展的新方向之一。戏剧式活动这一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新鲜和活力,令人充满期许,因而促使笔者以自身有限的博物馆从业经历、浅薄的科学知识以及菲薄的艺术感悟行文,试图以本文引起业界对于博物馆此项教育活动更加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 [1] 维基百科. Museum Theatre[EB/OL]. [2013-07-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seum_theatre.
- [2] Crane, S. A. Museums and Memory[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谢妙思, 刘仲严. 从博物馆剧场学习理论探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发展方向[J]. 科博馆博物馆学季刊, 2011, 25(2): 20.
- [4] 曾思绮. 戏剧式解说在博物馆的应用[D]. 台南: 台南艺术学院博物馆学研究所, 2001.
- [5] 许功明. 博物馆的展演与其理念[J]. 科博馆博物馆学季刊, 1998, 12(4): 5-6.
- [6] 黄钊俊. 自然科学博物馆展演活动之类别探讨[J]. 科博馆博物馆学季刊, 1998, 12(4): 45.
- [7] 张淑智. 自然科学博物馆剧场教室设计原理[J]. 科博馆博物馆学季刊, 1998, 12(4): 59.
- [8] Hughes, C. Museum Theatre: Communicating with Visitors through Drama[M]. NH: Heinemann Portsmouth, 1998.

(责任编辑 颜燕)